

今年盛夏,我到宜兴竹海国际会议中心小住,在群山环抱的竹“海”里,不经意间,被一家酒店“山水之味”的店招吸引,深感此地人文与自然环境之协调,颇有苏轼《点绛唇》中“与谁同坐,明月清风我”的意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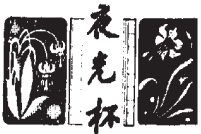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匆匆,未能尽兴,这块店招,却使我陷入到底什么是山水滋味的沉思。

对于我,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,这都不是普通的文化沉思。

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,山水占有特殊地位,它不只指始于谢灵运的山水诗流派,而是山水本身,亲疏与

俞天白

山水的滋味



否,向来被视为衡量文人品位的尺子。是寄情“山水之间”,还是眷恋“庙堂之高”,往往成为“士”——知识分子“风骨”的重要考验。代表人物,就是拒绝“心为形役”,高唱“归去来兮”挂冠归田的陶潜。

中国吟咏山水的诗文、绘画特别浩繁,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的特殊现象。有的,真诚寄情山水以明志;有的,像桃花源中人那样于动荡社会中遁世;有的,却像《北山移文》所嘲笑的“隐士”周彦伦,拿隐逸山林做敲门砖,以求取功名利禄。不过,前者是大多数,代表主流,韩愈的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堪称这一类人物的宣言。

唐宋八大家的这位老大,对山水的况味,作了如此描绘:“采于山,美可茹;

生活中,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:当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个与我们曾经深爱的人相似的背影,虽然那个人已经离开我们的生活很久了,我们依然会怦然心动,怅然若失,甚至会不自觉地跟着那个背影走上一段。如果在自己现实的生活圈里遇上一个跟曾经的恋人相似的人,也会对其多生出特殊的信任与亲近。这种“移情”,对自己来说未必是理智的,对对方来说,也未必是一种尊重。

我曾听说一个极端的事例:一个男孩告诉一个女孩,他之所以爱上她,是因为她的某个特质很像自己去世的母亲。女孩深受伤害,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替代品,

果断地跟男孩分手了。我年轻时还曾读过一本小说,书名和人名都不记得了,大抵是说一个男人因为没有能跟初恋的女孩在一起,后来妻妾成群——这些女人都有某一点像他初恋的女孩,这样,他就通过类似收藏的方式,集齐了初恋情人的特质,跟那个女孩生活在了一起。我不知道如何从道德上评判他:收藏某一类物品,这是我们可以理解与尊重的;但是收藏某一类人,可能就有点不妥了。

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?是

### 难以抵达的爱

周春梅

抚自己的幼崽,一位母亲爱抚自己的幼儿,那种母性,难道不是弗洛姆在《爱的艺术》中所说的“无条件的爱”吗?但也有分析说,那是因为孩子延续了母亲的生命,某种意义上,孩子就是母亲的另一个自我。

一种“记得绿罗裙,处处怜芳草”式的移情?也有人分析说,爱可能是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自我的投射,所以爱也常常包含着某种崇拜,当崇拜消逝时,爱也往往随之消逝。那么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对自己的后代的爱呢?一只猫爱自己的幼崽,一位母亲爱抚自己的幼儿,那种母性,难道不是弗洛姆在《爱的艺术》中所说的“无条件的爱”吗?但也有分析说,那是因为孩子延续了母亲的生命,某种意义上,孩子就是母亲的另一个自我。

那么对所有人的无差别的博爱,就是真正的爱吗?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早就提醒过我们了,要爱具体的人,而非抽象的人。而我们在爱具体的人时,恐怕是很难做到摒弃自我、无私疏好恶的。真正地尊重对方,了解对方独一无二的特质——而不是某个人或某种特质的替代品,给予对方无私的爱,并落实到日常相处的细节中,这是多么困难啊。

爱究竟是什么?这是富有智慧哲学家们也未能解决的问题。浅陋如我,现在能明确的,只有两点:爱是一个动词,而非名词;爱是一种能力,而非感觉。

## 一场关于史与情的寻真之旅

夏玉珊

让材料自己说话,绝非易事。傅光明新著《写信的人——老舍及其他》,以他与作家韩秀的往来书信为主线,串联起老舍、赵清阁、舒乙、史承灼、应弦、董桥、石文珊等人的私人信函,用散文叙事构筑起集对话、史料、注释于一体的多重互文历史空间,不仅娓娓道出老舍与赵清阁幽微的情感往事,重现老一代文人的命运沉浮和精神追求,也映射出当代知识分子丰饶广袤的人文精神世界。

《写信的人》源自傅光明对韩秀的学术采访。韩秀童年时代曾是“清阿姨”(赵清阁)与“舒公公”(老舍)的传信人,后成为赵清阁晚年交往甚厚的小友。2009年12月9日,正撰写《老舍传》的傅光明,为求证一些史实细节,经王培元引荐,向韩秀发出一封题为“问候并讨教”的邮件。二人自此开始共同钩沉老舍、赵清阁情感往事与精神世界。

舒赵之恋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公开的秘密。大劫难中,老舍以死自证,赵清阁则独自承受数十年文坛打压和坊间流言的折磨。平反后,她重拾笔墨,勤苦书写、编辑,在沉默中用书写抵御喧嚣。但无论如何,丰盈复杂的个体都不应继续在遮掩与谣言中湮灭。

傅光明与郑实在《老舍之死口述实录》中提出:“不努力积累原始的真实,一味空谈道德价值和伦理评判,无异于在谎言之上架构谎言,为历史设置更多的圈套。”这既是学人治学的坚守,亦是其人道主义精神底色。《写信的人》正是在这一坚守与精神培养中诞生的新果。傅光明以坦诚和追问,与不同身份的写信者达成求真、悲悯的共识。这些书信记



对不起 (中国画) 杨正新

录下他们对老舍与赵清阁遭际的理解,更见证了当代知识分子执着求真的努力。赵清阁在写给韩秀的最后一封信中说:“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,勉强书此短笺。”于韩秀而言,此为绝笔,亦是遗憾。幸好,还有《写信的人》。

何谓山水的本真,居然具有如此迷人的魅力?应该说,这是一种很难描摹的意境,最好到山山水水中去体验。大自然这位主体,太丰富了。它有雨中空蒙的山色,晴天潋滟的水光,帮你投入西湖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美景中去怡情;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间急湍的清流,在消灾“修禊”活动中,也能借“流觞”展示自身的潇洒。

然而,当面对庐山的悬瀑,诗人吟出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;而当世易时移,眼见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时刻,就未必是悠悠岁月的静好了。随着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感慨而来的,必定是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!这一把孤寂的涕泪,太值得同声一掬了!

忧国伤时的他们,历经坎坷的人生道路,“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”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,更多的感悟,是山水的沧桑和生命的无常。幸而,“谁道人生无再少,门前流水尚能西”,“无边落木”只是适应时令更替,萧萧然中却在孕育又一次万象更新。

变是常态。动态之

正是这种经历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、山还是山、水仍是水,永不改其志、绝不失其真的动静交替、清纯到极致的生命境界,才与儒家“修身”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共鸣共振,在寻求命运相通的奋发中,“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”,从精神到情感,将物与我融为了一体!潺潺如琴韵的水声,浩瀚如海浪的林涛,千姿百态,万籁齐鸣,以其特有的“滋味”,供人品尝。这种用无情的沧桑传递无穷生命力的本真,决定了山水的本质是人文。

自然界中有酸甜苦辣,贵贱尊卑,但贫贱不欺,良莠并蓄,各得其所,各尽其妍,毋须妒宠而负恃,争妍而取怜;有荣枯起伏,春华秋实,一枯一荣,时起时伏,却始终是一个整体,转换更替,只是调整自身更臻完美的两个侧面,是旺盛生命力的自然展示,不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赏心悦目。

凡有志成为主宰万物的万物之灵者,谁不乐意和她融为一体?难道不是这样吗?

认识申瑞瑾,在那年九月的雾灵山作家避暑山庄。来自各地的作家文友每天一起吃食堂、赏秋野、观远山,享受写作之余难得的闲逸。坡上的山梨和板栗成熟了,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清香味,性格开朗大方的申瑞瑾,带大家一起打秋梨,只见她手持一根长竹竿,把圆滚滚的梨子打下来,洗干净后放到一只茶盘里,让大家品尝,她自己却不吃,笑着看大家快乐。除了秋梨,她还在野地里摘了各种野果,花生酸枣之类的,她的裤脚被野地里的荆条和葛针划破了,手指肚也被扎出了血,我当时心想——这个野丫头啊!晚上,我们在院子里集合,惨白的灯光下,有小虫嘤嘤乱飞,月光照耀瓦檐,树叶筛下露水;大家围坐在石头桌前侃文学,那阵势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热议文学的场景,忍不住眼睛一亮,又心头一热。至今记得,参加摆龙门阵的有湖北作家曹军庆、新疆作家李建、湖南作家吴国恩等。大家聊得正嗨,突然有人叫了一声:“喂,瑞瑾呢?”我们这才意识到队伍里少了重要的一员,话音未落,只见申瑞瑾从台阶上走下,手里端着一只茶壶,茶壶用一块干净的白粗布包严,给人感觉讲究,众人顿悟:原来瑞瑾悄悄地给大家煮茶去了。人们都知道,瑞瑾喜茶爱茶,也懂茶道,无论走到哪里,她的行李箱里都带几宗好茶。雾灵山聚会结束后,我有幸品尝了她送给我的一饼福鼎老白茶,在漫漫的雪天里煮一壶,细细地品咂,思绪便会重返雾灵山,重返那个精神交会的夜晚。

此后,与申瑞瑾的交往渐多,听她谈一篇散文的新构思,谈生活中遇到的趣事。她有一篇散文《千年屋》,甫一经《北京文学》刊发,便引起诸多好评。她的文字扎实素朴,仿若旧时代的工匠在巨石上刻下经文,皆是沐手而书,一刀刀用力,在历史的缝隙间凿出火花,不讨巧,不哄人蒙人,没有华丽的词藻,却值得信赖,一如申瑞瑾的处世为人——自然本真,不染世俗杂尘,行正坐端,向人间释放着美好与善意,践行着“知行合一”的人生境界。几天前,收到她的一本散文新著《千年一瓣香》,字里行间,依然沿袭着传统的叙事,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和盘托出,可以说,真实本色是她抵达万物的通行证,而葆有一颗纯正良知之心,是她追求的座右铭。

尤其令人感怀的是,作为一名森林警察,申瑞瑾对人世间的众生怀有悲悯大爱——她常年喂养着数十只流浪猫,将那些可怜的小生灵视若众生一员,为它们操碎了心力,也耗费大量物力。除了每日的投喂,还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人们爱护生灵,用行动影响周围的人。说来话长,关于饲养小区的流浪猫,我深有体会。两年前,我精心饲养的一只流浪猫连同三只刚满月的幼崽莫名失踪,除了手机拍摄的几段视频,几组照片,它们消失得干干净净,仿佛从未到人间来过,但我却永久地记住了流浪猫和它的三个幼崽天使般的模样,每每路过它们生活过的旧巢,心脏都会隐隐作痛,眼前出现幻觉——两年多过去了,此种隐痛仍未消退,终成心病。要命的是,担心被视

为矫情,我不能向身边的任何人分享内心复杂的丝缕感受,但隐形的伤害已经构成。

我把此事说给瑞瑾听,她听后沉默良久,说:“不要和它们过于亲密,它们毕竟是流浪猫哈,你说的这些感受我都经历过。”呵,原来,类似的伤害,她早就有过体验,却仍然身体力行地实践——将自己认准的事情做下去,是让她成为一个好的作作者的最佳注解。

秋日养生,绝非简单的躯体维护。

秋日最易生怠惰、招烦忧、惹悲凉。心为身主,古人坚信“养生必先养心”,一切外法皆服务于内心的平静与愉悦。庄子认为“坐忘”可以收心,“心斋”可以宁神。《庄子》云: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,此谓坐忘”,“气也者,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,心斋也。”秋晨月夕,可择一佳处静坐,收敛感官,不再用耳去听,而是用心去体会,忘掉身体的负累,让心神从外物的纷扰中彻底解脱出来,进而用虚空的心境去感应,内心如秋空般澄澈虚静。庄子的秋天,是世事纷扰不为所动,秋思侧排不入胸次,坦然顺应秋日“气”之变化,与之共游于无穷天地,从而

获得精神上的“逍遥”。

秋日静坐,意在收敛夏日外放的神气,如同树木将能量收回根部,为冬日潜藏做准备。东坡先生是静坐的推崇者,称之为“养生诀”或“守静”。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是两日,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”成为他流传最广的静坐名言。东坡先生的结跏趺坐,通过调息绵、长、深、匀,深自省察,以达至“物我两忘,身心皆空”之境。守仁先生也心仪静坐,他的静坐是“收放心”与“格物”的功夫,如同秋天收敛万物,他将向外追逐的心神收摄回来,体认本心的“良知”。《传习录》云:“日间工夫,觉纷扰则静坐,觉懒看书则且看书,是亦因病而药。”静坐不仅可收敛纷扰,还是以读

书克治懒散的最佳时机。

秋之后万物萧瑟,易产生愁苦的情緒。李渔总结了一套“秋时自遣之法”,在《颐养部·行乐》中,他写道:“秋时之悲,悲在草木凋零耳。然有菊花、枫叶足补其缺……当以此时享天地之菁华,何悲之有?”主动寻找秋日之美,如赏菊、观枫,以豁达之心转化愁绪,通过品茗、赏曲等雅趣活动,可以保持心境畅达,避免忧郁伤身。先要营造内心的丰盈与意趣盎然的秋意,才可以平衡繁华之后趋于平淡的惆怅。当然,恰当适度的运动也可令情绪饱满。陶弘景提出“导

气令和,引体令柔”,即是以导引、吐纳等天人合一的方式,实现身体与自然的和谐共鸣。平缓、内敛的运动如散步、慢跑、太极拳、八段锦等,既不会耗伤津液和阳气,又可收敛神气,让机体能量得以储存,为冬天的“藏”打下基础,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个生发的春季。

秋日养生,是一场“始于舌尖,归于心灵”的雅集,更是一种融入生活细节的智慧。它在自然的一呼一吸间,在一粥一饭的温柔滋养中,在一动一静的身心调和里,时刻提醒我们对于生命的自我觉察。秋日,将向外张扬的能量收回,用于滋养内在的精气神,在生命的四季轮回中,为自己积攒下最深厚的根基,以迎接

冬日的潜藏与来年春日的再次生发。古人正是以此种身体力行,最生活化的方式,实践着最高妙的生命智慧,为我们留下了这份风雅与健康兼得的养生遗产。最重要的是,秋季,让我们学会如何在动静、收放之间的自如过渡,使时间系列得以完整循环,深刻体察从生发、繁盛到凋零、收藏,是每个生命个体圆满的过程,从容学会在自然的循环中,安顿生命,在现象的变迁中,体悟永恒。从此角度来看,国人的秋日养生是千百年所积累下来的一种生活智慧,是对生命的美学实践。